

曹聚仁輯

國故學叢書之三

古史討論集

中華民國十四年六月二十日出版

▲全書一冊▼
▲定價六角▼

古史討論集

版權所有

編輯者

曹聚仁

校訂者

陶樂勤

發行者

黃濟惠

印刷者

梁溪圖書館

代售處

各省各大書局

總發行所

上海四馬路中梁溪圖書館

分館 杭州保佑坊

古史討論集序

曹聚仁

我把顧頡剛、劉揆、錢玄同諸先生討論古史的文字輯成一冊，列在「國故學叢書」第三種，這件事是完成我印行國故學叢書的本意，也來繼續攷信錄攷正古史的偉業。我以為初在萌蘗的國故學，它的完成要在第五階段，我們現在所要做的是第一階段，第二階段，第三階段，第四階段的工作。

第一階段的工作是「辨僞」。我們研究國故學，是以「國故」爲研究的對象。假如這個對象的本身是根本靠不住的，那麼，一切的研究，都是徒勞的；國故學將永遠建築在沙堆上，頃刻間會傾覆掉了！國故中真實可靠的資料固然不少，可是「假唐僧頭」也真不少，即如宋儒所

津津樂道的「十六字之心法」，便是第一等假貨。這些假貨，便是「國故」之賊。所以我們不先辨僞，便無從研究國故。這個工作，先哲替我們已經做了不少，如宋濂的諸子辨，胡應麟的四部正譌，閻若璩的古文尚書疏證，姚際恆的古今僞經攷，崔東璧的攷信錄，康有爲的新學僞經攷，都是整段的工程。

第二階段的工作是「校勘」。現在的古書經過數千年的傳寫翻印，錯誤實在很多，我們竟是一日讀誤書。這些錯誤，雖是片段的，枝節的，但著者的本旨，嘗因錯簡脫誤而散佚無餘。有時因爲這些錯誤經過了前人的附會，更罩上了一層雲霧，真相更迷茫不可測。國故資料中真僞既分，第二步便須運用科學的校勘方法，使這些真的資料回復到真。

的面目。清代學者對於這一段工作，貢獻得最多，如廬元紹的羣書拾補，王念孫之讀書雜誌，俞越之諸子平議，都是十分有價值的。

第三階段的工作是「詁釋」。國故經過了「辨僞」，才有真實的資料可依憑，經過了「校勘」，才能使原料完全露出真面目。但是，著者的本意，在他方面又受了蒙蔽：第一便是漢儒的糅合陰陽五行，把學術弄成人鬼不分；第二便是宋儒的主觀臆斷，他們「增字解經」，「望文生義」的方法，把原料顛倒得很多。我們如今唯有以「物觀的證據」，「歸納的方法」來溯源求本，把本來的意義訓釋清楚。這便是段玉裁所謂「以賈還賈，以孔還孔，以陸還陸，以杜還杜，以鄭還鄭，各得其底本，而後判其理義之是非」。我們必要做到「不誣古人，不誤今人」一句話。

第四階段的工作是「整理」。國故中重要的著述，那一種不經過千百人的註釋，千百人的研究，千百人的討論？在千百年中千百人的成績，正如本流水賬東也一筆，西也一筆，真無從查起。所以經過「註釋」以後，必須把各家學說各家註解理成一系統，使學者一目了然。現今最重的工作，便是這階段的工作。

第五階段的工作才便「探究」。經過這階段以後，國故學才能完全成立。探究的工作包括二項：一化分，二化合。什麼是「化分」？就是把已經整理好的國故，分析爲單元。例如從孔丘的典籍中，把他的哲學思想，政治思想，倫理思想，教育主張……都分析出來，使它從糾紛中獨立起來。什麼是「化合」？就是把已經分析的單元，歸納到學術系統中去。

例如孔丘的哲學思想，政治思想……都使它歸入哲學或政治學中去。國故經過了「化分」「化合」，才和學術系統有交涉，才可列於世界學術林中。等到國故資料歸入學術系統以後，真正的國故學才能成立。

我所輯集的國故學叢書，是依據了上列的主張。在現在很想印幾本攷僞的名著。如宋濂的諸子辨，胡應麟的四部正譌，姚際恆的古今僞書攷，康有爲的新學僞經攷，已列入叢書第八種；崔東璧的攷信錄，也已列入叢書第四種。這一本古史討論集便和攷信錄相伴印行了。所以我說：「這件事是完成我印行國故學叢書的本意，也來繼續攷信錄攷正古史的偉業。」

就書論書，言歸正傳。

對於古史的討論，我是左袒顧頡剛先生的。我覺得顧先生的攷訂古史有二點確是勝過前人：

甲、攷史的態度。懷疑的勇決，我們不能不佩服姚際恆，康有爲；攷證的精密，不能不佩服崔東璧。但是他們的懷疑和攷證都是手段；他們都爲了「衛道」才來懷疑，才來攷證。崔東璧說：「居今日而欲攷唐虞三代之事，是非必折衷於孔孟，而真僞必取信於詩書，然後聖人之真可見，而聖人之道可明也。」這見聖人之真，明聖人之道，便是他們的目的。顧先生的態度，已從功利的態度進而爲純客觀的態度了。他批評崔東璧道：「他（東璧）的著作有二點，我是覺得

不滿意的。第一點，他著書的目的是要替那古人揭出他們的聖道王功，辨僞只是手段。他只知道戰國以後的話足以亂古人的真，不知道戰國以前的話亦足以亂古人的真。他只知道楊墨的話是有意裝點古人，不知道孔門的話也是有意裝點古人。所以他只是儒者的辨古史，不是史家的辨古史。第二點，他要從古書上直接整理出古史蹟來，也不是妥穩的辦法。因為古代的文獻可徵的已很少，我們要否認僞史，是可以比較各書而判定的，但要承認信史便沒有實際的證明了。『他自己建設方面：『我們要辨明古史，看史蹟的整理還輕，而看傳說的經歷却重。凡是一件史事，應看它最先是怎樣，以後逐步逐步的變遷是怎樣。』這便是新史家的態度。

乙、攷史的方法。顧先生攷史的方法是『一、把每一件史事的種種傳說，依先後出現的次序，排列起來。二、研究這件史事，在每一個時代有什麼樣子的傳說。三、研究這件史事的漸演進：由簡單變爲複雜，由陋野變爲雅馴，由地方的變爲全國的，由神變爲人，由神話變爲史事，由寓言變爲事實。四、遇可能時，解釋每一次演進的原因。』（見讀後感）這是歷史演進的方法。由這個方法所以產生他『層累地造成的古史』的見解。這個方法比他的對手劉先生所用『參之以情，驗之以理，斷之以證』的方法，的確高明得多了！

這一回討論中，胡適先生的讀後感，我覺得十分重要。他所提出『

「影響人心」的問題，可說是治國故者的對症藥。現在研究國故的人們，總想把「國故」來醫治世道人心，結果反使「國故」永沉於黑淵中。胡先生看了劉先生中此毒便說：

「所謂『影響人心』的問題，這是開宗明義的要點，我們先要說明白。」
劉先生說：

「因為這種翻案的議論，這種懷疑的精神，很有影響於我國的人心和史界，心有所欲言，不敢不告也。」

他又說：

「先生這個翻案很足影響人心，我所不安，不敢不吐。」

否認古史某部分的真實，可以影響於史界，那是自然的事。但這事

決不會在人心上發生惡影響。我們不信盤古氏和天皇地皇人皇氏，人心並不因此變壞。假使我們進一步，不能不否認神農黃帝了，人心也並不因此變壞。假使我們更進一步，又不能不否認堯舜和禹了，人心也並不因此變壞。——豈但不變案；如果我們的翻案是有充分理由的，我們的翻案只算是破了一件幾千年的大騙藥，於人心只有好影響，而無惡影響。即使我們的證據不夠完全翻案，只夠引起我們對於古史某部分的懷疑，這也是警告人們不要輕易信仰，這也是好影響，並不是惡影響。本來劉先生並不曾明說這種影響的善惡，也許他單指人們信仰動搖。但這幾個月以來，北京很有幾位老先生深怪顧先生「忍心害理」，所以我不替他伸辨一句。這回的論爭是一個真偽問題，去偽存真，決

不會有害於人心。譬如猪八戒抱住了假唐僧的頭顱痛哭，孫行者告訴他那是一塊木頭，不是人頭，猪八戒只該歡喜，不該惱怒。又如窮人拾得一圓假銀圓，心裏高興，我們難道因為他高興就不該指出那是假銀圓麼？上帝的觀念固然可以給人們不少的安慰，但上帝若真是可疑的，我們不能因為人們的安慰就不肯懷疑上帝的存在了。上帝倘且如此，何況一個禹？何況黃帝堯舜？吳稚暉先生曾說起黃以周在南菁書院做山長時，他房間裏的壁上有八個大字的座右銘：

實事求是莫作調人。

我請用這八個字貢獻給討論古史的諸位先生。」

古史討論中他此尙有值得注意的，是錢玄同先生所提出六經性質的意見：

『六經』和孔丘無涉，略如上文所云。那麼，『六經』究竟是些什麼性質的書呢？我以為——

詩 是一部最古的總集。其中小部分是西周的詩，大部分是東周（孔丘以前）的詩。什麼人輯集的，當然無可考徵了。至於輯集的時代，我却以為在孔丘以前；孔丘說，『詩三百』，『誦詩三百』，則他所見的已是編成的本子了。先生說，『詩經的輯集必在孔子以後，孟子以前。』引今本無『素以爲絢兮』一句，又無『唐棣之華』全首爲輯集於論語之後之證。（小說月報十四卷一號。）我看似未必然。子夏所問，並非碩人之

詩。碩人第二章句句都是莊姜的身體之美，末了決不能有「素以爲絢兮」一句。這一定是別一首詩，但「巧笑」二句與碩人偶同罷了。此詩後來全首亡逸。「唐棣」一詩也是全首亡逸。「素絢」爲孔丘所稱道，固不應刪去；卽「唐棣」雖爲孔丘所不取，然今本無有，亦非有意刪去，乃是偶然亡逸的。有亡逸也許還有增竄。例如都人士的首章，惟毛詩有之，三家均無（見禮記緇衣釋義）不知是本有而三家亡逸呢？還是本無而毛詩據左傳（襄十四）禮記（緇衣）賈誼新書（等齊篇）增竄呢？無論真相如何，總可以作詩經傳寫必有亡逸或增竄之證。但雖有亡逸或增竄，總是原始本的真相，不能說他們是兩個本子。

書 似乎是「三代」時候的「文件類編」或「檔案彙存」，應該認

牠爲歷史。但我頗疑心牠並沒有成書，凡春秋或戰國時人所引夏志周書等等，知現在所謂逸周書者，都是這一類的東西，所以無論今文家說是二十八篇，古史家說是一百篇，都不足信；既無成書，便無所謂完全或殘缺。因爲牠常常被人稱引，於是「託古」的人們不免要來僞造了。現在的二十八篇中，有歷史的價值的恐怕沒有幾篇。如堯典，皋陶謨，禹貢，甘誓等篇，一定是晚周人僞造的。逸周書中，僞篇一定也占了大部分還有一層，尚書卽無僞篇也只是粉飾作僞的官樣文章，采作史料，必須慎之又慎。前代學者不信任牠的，只有一個劉和幾。以崔述的勇於疑古，而對於牠則深信不疑，這是他被「王道」「聖治」的觀念所蒙了。

禮 儀禮是戰國時代胡亂鈔成的僞書，這是毛奇齡，顧棟高，袁枚；

崔述諸人已經證明的了。周禮是劉歆偽造的。兩戴記中，十分之九都是漢儒所作的。

樂 樂本無經，而古史家造出「魏文侯的樂人竇公獻書於漢文帝，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」之說，（見漢書藝文志）其意殆欲以此冒充「樂經」。但這故事造得太不像了，因為照他所說，竇公獻書時已有二百五六十歲光景（康有爲說）。

易 我以為原始的易卦，是生殖器崇拜時代的東西。「乾」「坤」二卦即是兩性的生殖器的記號。初演爲八，再演爲六十四，大家拿牠來做卜筮之用，於是有人做上許多卦辭，爻辭，這正和現在的「籤詩」一般。「无咎」「悔亡」和「上上」「中平」「下下」一般。這些「籤詩」大概不止一